

一张摄于 19 世纪中叶的老照片（主图），引发无数人的无限想往：水月桥下，舟楫繁忙；延庆古寺，钟声悠远；日湖之上，天封塔倒影婆娑；采莲桥下，荷叶田田轻舟过；而远处天穹之下，高峻错落的马头墙勾勒出数十幢江南院落，以及和缓起伏的青灰色地平线。此照片所反映的正是老城南日湖畔的景象，也是旧时宁波最为精致、也最为江南的地方。

100 多年后的今天，就在老照片所在的故地，古日湖之畔的莲桥街，一条占地 18 公顷的历史街区正在打造。莲桥街地块位于宁波老城区的东南隅，东靠小沙泥街住宅小区，南至灵桥路，西临开明街、解放南路，北至大沙泥街。这里将重现明清以来的街巷格局，恢复大批望族宅第为主体的历史建筑，还原“一塔两寺”宗教文化遗存。塔前街、塔影巷、毛衙街、采莲桥、莲桥街、白龙巷、莲香巷……一个个富含诗意和古意的街巷名犹存；宁波昔日经典建筑的恢弘、大气和精湛，在被修缮的身影背后，依稀露出明清时代经典大宅的真容。只是当年如珠链似玉带，串连这片古街区的日湖已不复存在。日湖不见了，但从街区遗址上，那些丰厚的文物建筑遗存及历史信息里，依旧留下了她的时光背影，见证了她上千年繁盛而淡定的存在。

记者 黄银凤/文  
记者 崔 引/摄



## 一条莲桥街，千年日湖史

讲到莲桥街，离不开日湖，它与日湖相依相伴上千年，离别只是距今 50 年前的事儿。1000 多年前，唐朝刺史黄晟以镇明路为中轴线，拆明州的“明”字命名城南二湖，左为阳称“日湖”，右为阴称“月湖”。明末散文家张岱就在《陶庵梦忆》里用细腻的笔触描绘过美丽的双湖。

说日湖是宁波的母亲湖一点也不为过。

公元 833 年，鄞县县令王元暉开展了一项大型的水利工程，将四明山的溪水引入三江口城中。这项工程的重点项目有三，前端修它山堰，中间是修南塘河，末端疏浚日、月两湖。它山堰建成后，上游的溪水被堰阻拦，改变流向，流入南塘河。南塘河流入南门以后，分两个支流，其中向东一脉，沿着灵桥路北侧流入，成为日湖水系。南宋时，明州“城中十万户日用饮食”，全赖日、月两湖水系。

不幸的是，原日湖早已干涸，在上世纪就退出人们的视野。那么，日湖形状如何？具体位置又在哪里呢？

宁波市十佳文保员王介堂说，从最早的《宋乾道四明图经》到现代的《宁波市志》，都明确记载日湖是在如今解放路莲桥街一带。

清代文人倪象占所作的《鄞南杂句》中写道，“天封塔势一城专，地影还同七级穿。西道长街连水直，合尖有个日湖圆”，明确点明了日湖与天封塔、莲桥街的地缘关系。

古日湖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。日湖畔莲桥街一带是宋元明清宁波人的活动中心。“喝着日湖水长大”的一代代名门望族数不胜数。

宋代的理宗皇帝曾就学湖上；四明望族袁氏家族世居南湖（可能是日湖一段）；著名学者胡三省寓居袁家 30 年，注释《资治通鉴》并窖藏于袁家，使珍籍得以留存。

由此可知，当时宁波城内的日湖包括莲桥街一带，相当繁华。

只可惜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。如今，月湖依然烟水迷离，天封塔仍旧伫立城中，而日湖遗址在旧城改造中因年久淤没被填为平地，早在上世纪中期就退出人们的视野。望着遗留在莲桥街与南大路交叉口的“日湖遗址”碑，路人也只能想象旧日风光：湖中有水，水中生莲，莲上架桥。



## 整个东南亚奉宁波观宗寺为祖庭

据上了年纪的老宁波回忆，日湖论面积要远小于城西的月湖，但在当时日湖周边却是宁波寺院道观最为集中的地方，香火旺盛。由于多为宗教建筑，所以这段湖也被人称为放生池。除去现在已经看不到的天封寺、鲁班殿、五台寺，至今还保留有“一塔两寺”（天封塔、延庆寺、观宗寺）。“两寺”更因为是佛教天台宗的中心道场而闻名海内外。历史上，许多来自日本、朝鲜的高僧不惜远涉重洋，来到这里取经论道。

据文献记载，知名古寺五台寺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八年（公元 740 年），历史上几经圯废，最后一次毁于明代。现存旧址五台庵为清晚期建筑，现迁移到历史街区规划路的西边。所幸，延庆寺虽历经文革劫难，至今犹存。

据身兼资深文保员和江北区佛教协会秘书长的王介堂考证，当时日湖水系纵横，水上有桥，湖中有岛，延庆寺原本和临近的观宗寺四面临水，一起建于日湖的莲心岛上。始建于五代后周的延庆寺，在北宋时成为天台宗的中兴道场。时至今日，面积达 1300 平方米的延庆寺，也是浙江省古大殿单体面积最大的建筑。

其后，在延庆寺西北角，僧人介然法师开建观宗十六讲堂（也称馆堂，相当于佛学院），这就是观宗寺的前身。

清代同治光绪年间，高僧谛闲法师将馆堂独立出来，称“馆中讲寺”。

观宗寺因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佛学院而名闻海内外。

民国时期，觉光、海岳等法师先后到观宗寺学习。觉光、海岳现为香港、台湾佛教界高僧，前者任香港佛教总会会长，后者为台湾佛教会负责人。

“眼下，在韩国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日本等亚洲国家遍布观宗寺，但唯有日湖畔观宗寺，被整个东南亚佛教界尊为祖庭。”王介堂自豪地说道。

在《宁波楹联集》中，王介堂用一副充满禅意的对联，来描述日湖畔莲桥街的地貌佛缘：地拥莲心，喜梵刹双雄，水月终归三宝地；天封龙舌，惊浮图一绝，日湖犹映四明天。

因为“一塔两寺”的名声，莲桥老街成为很多名人流寓和学者讲学之所。元末书法家吴志淳曾在此以八分书法作千字文，由杨理学刻石以传；明末的“南湖诗社”曾在这里集会、吟诗论文；清康熙初，清代浙东学派的创始人黄宗羲在这里开设“证人讲会”，使之成为学术重地。



## 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，诗意水乡路

莲桥街地块除了莲桥街外，还包括了周边与之相连贯的毛衙街、牌楼巷、五台巷、塔前街、白龙巷、小沙泥街等数条大街小巷，这些地名很有诗情画意。

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，斑驳的石板路、马头墙与出墙来的垂桠缠绵，一条条承载着几辈人记忆的弄堂小巷，有烟火熏出来的深深岁月痕迹，他们见证城市的兴盛与沧桑，潜藏着数不尽的故事与传奇。

莲桥街，地处宁波中心城区天封塔南及旧时日湖的西南侧。东起狮子街，西至解放南路。窄处 2 米，宽处 4 米。日湖湮没之前，有荷叶田田、古塔倒影婆娑之美景。《鄞县通志》载：“莲桥街，旧名采莲桥下，横河头。”可以想象它当年之窄，是一条连“巷”也称不上的小路。到光绪《鄞县志》，则称三角地横街之一。老街两边挨挨挤挤的全是老宅人家，白墙黛瓦，层层叠叠，高高低低。大户人家，庭院深深，马头墙一重又一重，仿佛明清古风近在咫尺，伸手可及。水畔高低错落的屋檐，如烟雨长廊，似梦幻水乡。

毛衙街，故名。南起莲桥街，北至大沙泥街。全长 350 米，宽 2.5~3.5 米。《鄞县通志》载：“毛衙街，旧名毛家。”因明初毛指挥使建街于此而得名。

毛家巷，故名。东起五台巷，西至毛衙街。长 96 米，宽 4.4 米。巷侧为居民住宅。《鄞县通志》载：“毛家巷，旧名毛家衙。”光绪《鄞县志》称大夫巷。旧明居户多毛姓。

塔前街，故名。东起毛衙街道，西至开明街。长 153 米，宽 3 米。据载：“塔前街，旧名天封寺前。”民国 24 年（1935 年）改建成马路。以其在天封塔前而得名。

与塔前街南北连接的塔影巷，旧名天封寺衙，天封寺前。旧时，巷北濒临小河，天封塔影，映入水中，清晰可见，塔影巷名由此得来。

小沙泥街，东起狮子街，向西转北大沙泥街。全长 423 米，宽 3~8 米。为大沙泥街之派生地名。民国 18 年（1929 年）填塞自青龙桥起至嘉佑桥止之河道拓宽街路。1981 年地名普查时沙泥巷并入。



这幅摄于 19 世纪中叶的老照片中，古桥为水月桥，其中的建筑从左到右依次是：土地庙、余相国祠、吕祖殿和延庆寺。

# 古日湖的时光背影 最江南的人文院落

